

跟着真理走

毛泽东与张闻天

张树德 著

伟人之间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跟着真理走

毛泽东与张闻天

张树德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跟着真理走：毛泽东与张闻天/张树德著．—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1
ISBN 7-5035-1903-7

I. 跟… II. 张… III. ①毛泽东—生平事迹②张闻天—
生平事迹 IV. 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5376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中共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25

字数：295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21.00 元

前 言

毛泽东和张闻天，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两位伟人，在中华民族历史中共同谱写过光辉的篇章。研究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关系，不难发现：他们的关系与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中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是非曲直、重要的历史关头，紧密相联。通过他们的关系可以透视出中共党史中许多问题的功过是非。

毛泽东长张闻天7岁，早年两人的名字曾一起出现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表上，可以说是未曾相见，早已相闻。毛泽东与张闻天在1933年初于中央苏区实现第一次握手，从此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近30年共同战斗的生活。在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他们并肩战斗、相互配合：参加遵义会议、反对张国焘、在抗日前线、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新中国的外交。张闻天多次在危难之时，如王明博古“左”倾路线导致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反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抗日战争时期王明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都与毛泽东进行了很好的合作，与毛泽东站在一起，对于确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也时刻关心着张闻天，影响着张闻天。张闻天能够很快地从“左”倾机会主义的阵营中摆脱出来，也同毛泽东的关心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和张闻天有很多不同之处。首先两人成长的道路不同。毛泽东是在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家。毛泽

东出生在交通闭塞的小山村——韶山，从私塾到中学，从中学到了中国当时的一流的师范，教过书，组织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也当过兵，从国共合作到拿起枪杆子，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从底层一步一步走上来的，有着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与毛泽东早年的成长道路形成对比的是，张闻天虽然全身心地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成为一位革命家，但他所走的路却是一个学者式革命的路。张闻天的出生地张家宅村（过去属江苏省南汇县六团乡，今属上海市川沙县施湾乡）与毛泽东的出生地有很大的不同，从这里南面的祝家桥坐轮船西行 60 多里，就是当代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正是这交通便利、信息传递快捷，又田园式的生活，形成了张闻天那充满着理论家、学者、艺术家，而又带有那个时代有志青年所特有的反抗性格的个性。这一时期的张闻天如果不处在那样一种特定的形势下，可能会成为一个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学者，可能会在当时中国的文化界占有一席之地。

毛泽东和张闻天也有许多相同之处，那就是出身于旧中国农民家庭，对共产主义事业无比忠诚、对任何困难和任何敌人从不畏惧、对劳动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和无限的热爱。毛泽东是全党的领袖、全军的统帅，是当代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张闻天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毛泽东和张闻天的性格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的地方。毛泽东和张闻天都富于反抗精神，具有坚定的原则性，很强的革命性、斗争性，对错误的东西，他们都毫不含糊，决不妥协，斗争到底。共同的信仰和追求，加之个性特征上相同之处，决定了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交往中，合作是主要的，但也有分歧，他们的关系是随着相互了解、逐步认识的增进而不断发展的，并大致经历了反对——合作——分手三个阶段。张闻天曾说过，“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毛泽东对张闻天的评论是“明君”，比较民主，不争权，同时也说张闻天身上始终书生气太重，因而对他

“一直不大满意”。三部曲不仅说明了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合作过程，也说明了毛泽东与张闻天关系的起伏。

这一起伏在庐山会议上，降到了低谷。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毛泽东与张闻天关系的分水岭。在这次会议上，由于张闻天旗帜鲜明地支持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不同寻常”的信，并做了长篇的发言，对当时“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从理论和思想的高度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从而导致了他们的分手。但毛泽东仍然关心着张闻天，此后张闻天写来的报告、来信、调查等，毛泽东都做了认真的阅读和指示；张闻天对毛泽东也仍然尊敬与爱戴，认真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和毛泽东思想。

1976年7月1日，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生日这一天，张闻天离开了这个世界。两个月后，毛泽东也离开人世。历史是无情的，但又是公正的。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关系总算有了公正的结论。

由于工作的关系，特别是1991年夏天开始参加《毛泽东军事文集》（六卷本，此书已于1993年12月正式公开出版）的编辑工作，手头收集了一些反映毛泽东与张闻天关系的材料。1993年初春，当我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写作《毛泽东与彭德怀》（此书已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过程中，更多地接触了有关张闻天与毛泽东关系方面的文献和材料，特别是随着对毛泽东问题研究的加深，我开始清晰地看到张闻天的一生与毛泽东关系紧密相连，我党历史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几乎都留下了两人的身影。1995年初开始着手写作，写作过程中，我时时被毛泽东与张闻天关系的起伏迭宕所吸引，为他们的人格力量所震撼，也为他们之间的分手而感到遗憾。1997年1月总算完成了书稿，但还有些不安，因为以自己目前的水平，探讨这一深奥的课题，总有种力不从心之感。经过近1年的评审之后，1998年上半年手稿终于变成了铅字。此时读来，似乎对书中不少地方还不甚满意，因为这1年间随着研

究的深入，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更趋于成熟。但也只好这样！也许这样更能看出当年的写作轨迹。

此书能够顺利出版，首先应感谢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彭洪、纪晓华同志，特别是张素华同志，对于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同时也应感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同志。没有他们，此书将难以出版，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 树 德

1998年元月于昆明湖畔

目 录

前 言	(1)
1. 山沟里走出的“土包子”马克思主义者与留过洋 的“布尔什维克”	(1)
2. 刚刚进入中央苏区的张闻天在实践中逐渐认识 到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性，开始同博古等错误路 线进行斗争	(19)
3. 在对待“福建事变”的态度上，张闻天开始看 清了“左”倾路线的危害，从博古、李德的错 误路线中分离出来，逐渐与毛泽东在思想上接 近起来	(45)
4. 张闻天向毛泽东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们的 距离拉近了。“洛博”之争，使张闻天有了新的 体验。共同的感受、共同看法，使毛泽东与张 闻天的关系，步入了新的阶段	(55)

2627/2414

5. 担架上的“密谋”——对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交流、探讨，使张闻天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俩人真正走到了一起 (69)
6. 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81)
7. 张闻天所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对“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主导又是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的第一次系统的总结”。作为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提议由毛泽东担任前敌总指挥 (95)
8. 走路与打仗的争论——毛泽东对张闻天产生了误解。当时，张闻天虽然觉得委屈，但在会上、会下都没有争辩 (107)
9. 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以大局为重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张闻天主张给张国焘让出“总书记”的职位；毛泽东说：不可 (123)
10. 红军长征到甘肃，在榜罗镇会议上毛泽东与张闻天为红军和中国革命最终找到落脚点 (149)
11. 西安事变中，久被历史学家淡忘了的人物张闻天，与毛泽东一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67)

12.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与张闻天在“把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战略方针，改为独立自主地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上，共同有着特殊的贡献……………（191）
13. 张闻天主动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总书记，遭到别人的讥讽。张闻天认为：“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毛泽东曾诙谐地称他为“开明君主”……（215）
14. 在延安整风和七大期间，张闻天对自己的错误做了全面的总结，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赞扬；毛泽东说道：把好的账放在我名下，但绝不能忘记张闻天和王稼祥……………（233）
15. 张闻天提出的东北工作方针与毛泽东提出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东北战略方针不谋而合。对于分红问题，毛泽东对刘、张说：“少奇同志，我不支持你的意见，我是支持洛甫的”……………（251）
16. 庐山会议上，张闻天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精神“犯颜直谏”，成为“反党集团”的副帅、“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毛泽东说他“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275）
17. 几年赋闲，张闻天潜心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哲学问题，笔记中记录了他与毛泽东

的分歧点。他不同意毛泽东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324)

18. “文化大革命”中，张闻天受到不公正对待，
仍坚持学习毛泽东思想、研究社会主义现实问题。他写信给毛泽东请求回北京，毛泽东读后
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
居住” (333)

19. 沉重的1976年，两位伟人相继去世 (343)

山沟里走出的“土包
子”马克思主义者与
留过洋的“布尔什维
克”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是比较特殊的，一段时间张闻天曾是毛泽东的上级，后来毛泽东成了张闻天的上级，从他们之间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当中，可以透视出中共发展史，乃至中国革命中的许多事件的是非曲直，正确与错误，曲折与顺利，高潮与低潮。

然而，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的开始却不像中共其他一些高级领导人那样长、那么早。虽然早在1920年初，张闻天就知道毛泽东的名字了，但他们真正的相识、相知却在30年代初才开始的。

1919年12月张闻天加入刚刚成立不久的青年进步组织“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1月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组织。他们两人入会的消息，一起在1920年2月出版的《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上发表。以后毛泽东、张闻天的行踪，在《少年中国》上时有披露。由于会友这一层关系，早已相互知道了。只是因为毛泽东对“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并不怎么热心，张闻天又时去国外，所以在整个20年代两人无缘一面。

毛泽东的出生地——韶山，在湖南省湘潭市西，位于湘潭西部，与宁乡、湘乡交界。相传虞舜南巡经此，演奏韶乐，因而得名。据《长沙府志》记载，有韶氏三女，居山学道，有凤凰衔天书至，女皆仙去，山上有凤音亭，其南有东台、桃花洞仙迹可觅。

据清乾隆二年（1793年）《韶山记》记载：韶山为“楚南一名山”，它“祖西华，面南岳，介三湘而远七泽，发岳麓而控东台”。又据清光绪七年（1881年）韶山毛氏二修族谱《韶山八景序》记载：“韶山拔起一峰、高出云霄、为诸山之祖”、即韶峰。

韶山为南岳七十二峰之第七十一峰，古人曾赋诗赞美：“绕岫岚光凝欲滴，长风轻袅云烟侧。山涵五月六月寒，地拥千山万山碧。从来仙境称韶峰，笔削三山插天空。天下名山三百六，此是湘南第一龙。”韶山不仅山为奇山，而且这里也出奇人，然而最大的伟人，当数毛泽东。

毛泽东 1893 年 12 月 26 日出生在韶山冲南岸上屋场，字咏芝，后改为润之。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一生贫苦，勤劳厚道。父毛貽昌，原为贫农，曾因负债被迫当兵多年。由于他治家严谨，经营有道，使家由贫农发展成富农。他性情暴躁，对子女要求严厉。母亲文氏（文七妹），和善好施，乐于助人。毛泽东有胞弟毛泽民、毛泽覃，另有继妹毛泽建。

毛泽东出生的韶山是一个封闭的小山村，在这里城市里发生的事情很难影响到，而这里发生的事情也很少为外面的人所知晓。

然而，张闻天的出生地与毛泽东的出生地却不同。1900 年 8 月 30 日，张闻天出生在上海川沙与南汇两县的交界处一个叫张家宅的村子（过去属江苏省南汇县六团乡，今属上海市川沙县施湾乡）。张家宅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从这里南面的祝家桥坐轮船西行 60 多里，就是当代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因而上海所发生一切这里很快就能知道。

在这里，张闻天受着江南水乡清新秀丽而又繁富多变的自然景观的陶冶。正是这交通便利、信息传递快捷，又田园式的生活，形成了张闻天那充满着理论家、学者、艺术家，而又带有那个时代有志青年所特有的反抗性格的个性。

张闻天从小聪明好学，他从 6 岁时，就进入私塾，读“四书”、“五经”，然而与一般处在那个时代的童年所不同的是，张闻天从很小就开始接受“新知”和西方现代文化。当张闻天 11

岁的时候，便进入南汇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寄宿读书，从这时起张闻天就开始学习算术、理科、英语、历史、地理了。当时的南汇“一高”是一所新式学堂，全部采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最新出版的课本，学校里不乏新派人物。

1915年夏，张闻天从南汇“一高”毕业。当年8月，考入吴淞水产学校。

正是由于这种教育使张闻天从小就接受了西方文化、西方文明和近代科学的影响和启蒙。

然而与张闻天所受到的教育略有不同，同年龄时的毛泽东所受到的教育则更多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少年毛泽东不仅喜欢读经书，更喜欢读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喜欢读反映反抗统治阶级压迫和斗争的故事，他曾读过《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等，对于其中许多故事都能“背得下来”。这些书对于后来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战争曾起了巨大的作用。就《水浒传》而论，其中就有不少例子被毛泽东在后来所写的文章中所引用。例如：《水浒传》中林冲打败洪教头的故事，他就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引用，借以论述“战略退却”的思想。在《矛盾论》中，他在论述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时候，也引用了《水浒传》中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当然，《水浒传》中的故事，对于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而言，其影响主要还是在思想方面，如“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等等。另外像《左传》，毛泽东对于其中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军旅大事的描写，也特别关注。在其著名的军事论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曾引述了《左传》中的曹刿论战的故事，来论证“敌疲我打”这一战略原则。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也曾以晋楚城濮之战，来论述主观指导对于战争的影响，又以宋襄公不肯半渡而击，结果被楚军打败的事例，阐

述了出其不意、战而胜之的思想。据有关资料统计，在《毛泽东选集》（共4卷）中，毛泽东所引述的成语典故和史实，属于《左传》的就有约40条，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左传》一书在当时所读之精。

也许正是早期教育及后天经历的不同，使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的国情有着很深的研究和理解。而张闻天对西方文化，西方文明则有较多的研究。也许正是这一点或多或少地影响他们对日后中国问题的理解和处理的差异。

1910年秋天，毛泽东由表兄文运昌带路，挑着行李和书籍来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走出封闭的韶山冲，此时毛泽东正好17岁。1911年春天，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长沙省城读“新学”。

正像同时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这时的毛泽东与张闻天都面临着—个择业的问题。对于这一点他们都经历了一个选择的过程。1912年，年已19岁的毛泽东在专业的选择上举棋不定，变换再三。他先报考了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商业学堂、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在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学习一个月，感到不满意，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名为省立第一中学）。在这里，毛泽东每日到省立图书馆读书，广泛涉猎18、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不过在这时期，毛泽东读得最多的还是关于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政治、哲学、逻辑，以及古希腊、罗马文学艺术方面的著作。

但毛泽东读的最多、最精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这里仅举一例：

毛泽东青年时代就非常喜欢古文，直至晚年终生不断。这其中—个重要的人物就是韩愈。在湖南—师读书时，因为韩愈书的